



豆豉酱里的乡愁

李炳森

渐入深冬,温度骤降得厉害,我裹紧身上厚实的棉衣,显然也挡不住这寒气,不禁心想,“御寒效果怎会这么差?”只能长叹一声。拖着饥肠辘辘的身躯,继续走在繁华的巷口,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五花八门的小吃摊,即便香味缭绕,依旧勾不起一丝食欲。

忽闻一丝熟悉的气味迎面扑来,我驻足停留,不断在脑海里找寻,却一时想不起。再细想,过去的回忆灵光乍现般涌现,原来是一间粉店飘出来的豆豉酱味道,我欣喜不已。貌似这种豆豉酱已经在我心中尘封已久,现在再见到,仿佛与一位老友一见面如故。

我已不管这家粉店味道是否可口,就冲这豆豉酱,毅然地进店,点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老板特意告知我,加上豆豉酱更有灵魂。真是他乡遇故知啊!我狼吞虎咽般吃完了,连汤汁也一滴不剩。

俨然记得,读中学时,常常寄宿在学校,一星期只可回家一次。学校的饭菜难以下咽,吃一两口便索性放弃了。加上生活拮据,看到学校的小卖部只能望而止步,导致还未上完第一节,我便饿得前胸贴后背,更没了精力学习。母亲知道后,便想个法子,做点菜,既可以留存一星期,还得下饭又可口。不过,普通的大鱼大肉肯定行不通。思来想去后,她决定做豆豉酱。

母亲把黄豆洗净,煮熟几小时,等到豆子可以捏得碎了,就把它放置布袋里,搬到避光的位置,捂上几天几夜。之后把豆子再搬上楼顶晾晒成干豆豉,加上少许菜籽油搅拌均匀,之后再蒸二十分钟。之后,倒锅入油,并且加入葱、姜、蒜、香叶、桂皮、八角等佐料,炒得差不多后,倒入适量的酱油,香味顿时袭来。“哇,好香呀!”真看得出来母亲还有这绝活。我常赞叹道。

每到星期天,母亲便把豆豉酱装进一个玻璃瓶里,这样放置几天是没问题的。我把它们带去学校,若是饭菜不可口,可以加一勺豆豉酱,果真,寡淡的味蕾顿时得到了满足。同学们也纷纷把自己的碗端过来,以至于,一瓶满满的豆豉酱,不过三日便吃完了。后来,母亲便给我多装几瓶,刚好到周五就可以吃完。整个初中时期,几乎是豆豉酱陪我度过了。

那天晚上,跟母亲随口抱怨了几句,说食堂的饭菜并不如意,母亲在视频那头安慰着我。闲聊几句,便挂断了。不曾想,两星期后,竟收到一个大包裹,寻思没买东西,或许是商家寄错了。带着疑问一探究竟,原来是母亲寄来的。会是什么呢?瓜果蔬菜?我迫不及待打开,眼前一亮,原来是十瓶豆豉酱,每一罐都塞得满满当当。它们像一个个乖巧的孩子一般,整整齐齐地排好队,整装待发。

母亲叮嘱我:吃不完的可以先放冰箱,若是快吃完了,就提前告诉她。每次煮面条或是吃饭时,我总会舀上一勺,光闻味,都令人流口水。

后来母亲告诉我,这是她奶奶教她制作的,以前虽然穷得揭不开锅,但总能在母亲想吃豆豉酱的时候,她奶奶都能做上一大罐,满足自家的孩子。此刻,厨房里溜进了一抹暖阳,照射在豆豉酱的瓶罐上,令人尤为舒心。而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董卿曾说:“味道,落到笔上就成了风格,吃进胃里就成了乡愁,刻在心上成了一辈子都解不开的结”。身处异乡,故乡成了自己怀念的地方,更念念不忘的是,母亲那拿手的豆豉酱以及她满得溢出来的母爱。



雪地火棘

朱巨滨 摄

收获季节遗下的记忆(外一首)

李斌

忽略一手的松涛横扫山路
滑行的距离

偶遇羞涩小花
弹性十足的鸡鸣声
稀释雾色的风景

心情悬浮
无意驱使落叶
飞入寻常百姓家

把时光甩进林间小径
枯寂的思维

开始盘根错节起来

转身的瞬间
望尽山坡斜对面
枝枝蔓蔓
突然间繁茂无限

在路灯歌唱之前

打开一树叶子
收获季节遗下的记忆
在路灯歌唱之前
牵手星光
宽容了老街的醉意

单薄的霜花
总在窗前晃来荡去
翻开洁白心事
淹没席地而坐的话语

只能提着自己的泪水
混迹时间深处
日晒雨淋
所有的忧伤堆积如山

怒放的诗行
岂能轻易让彼此的感动
从空格中溜走
激情四射的雪无法安睡

一盘老石磨

李成锋

没事的时候,我会偷偷地跑到乡下的老宅子里,看一看牵挂在心头的石磨。很多惦念在那里生根发芽,探访一次就重温了一次一家人围着石磨的温馨时光。我踩在松软而淡雅的泥土上,树木花草的清香塞满了胸膛,美好的回忆犹如蓝天下的云那样超然。

打开老宅子的院门,树叶的沙声频繁袭来,我硬气地咳嗽几声,和核桃树上的鸟儿打个招呼。看到墙上挂着的破顶草帽、锈迹斑斑的锄头,思绪的闸门已经打开了。

我从堂屋西边的胡同口绕到后院去,两棵郁郁葱葱的枣树巍峨挺拔,我的心情低落得凄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鸟儿因为我的到来停止了歌唱,树叶减淡了沙沙声,减轻的还有我灌了铅的脚步。终于看到了心里记挂的石磨,看到了徘徊长空的浮云,看到了浮云上留着的父母

身影。就这样,石磨静静地与枣树下我对视着。

那盘石磨依然如初般灰白,蓬松的植物并没有遮住它向天吼的投影,上面残留着人世间的尘埃,中间的磨棒多了黑斑的皱纹,多了岁月的流痕。看着看着,石磨就把我拽回到了过去,拽回到了一家人快乐融融的场景。

曾记得一个仲夏的夜晚,小时候的我把脑袋放在父亲腿上,望着繁星点缀的银河,父亲给我讲了石磨的由来。很久以前,爷爷经历了千辛万苦,从数百里外用推车把石磨推到了这里,靠着石磨碾米、磨面,一家人生活有了着落。细算下来,这石磨有了沧桑的百年史。我用手触摸了一下磨盘,石磨似乎有过有声胜过无声的光艳,见证着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往事如烟,我常常会站在石磨前,久久不想离去,不想脱离了石磨的视线,不想把回忆一股

脑儿碾碎了而落下遗憾。

现在我知道了石磨的历史悠远,追根溯源到了黄帝、尧舜时代就有了“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制,万民以济”的鼎盛时光。在我的记忆里,石磨里有着童年的美味。我喜欢吃用石磨磨面做的白馒头,松软甘甜,回味起来心里全是母亲的身影;喜欢喝石磨磨出的豆浆,喝一口就会滋润干涸的心田。有太多的不舍和留恋,很多珍贵的回忆都离不开石磨的影子。

我依稀记得,磨面时哥哥们争着推磨,推了一圈就让人气喘吁吁。我会跟在哥哥的后面奔跑,小腿跑得发酸。时光荏苒,美好的时光如何重返?我无数次灵魂追问,但是石磨依然静静地留在这里,再也看不到往日鼎沸,亲人的影像留在了脑际里,也和石磨相濡以沫了。我曾经用力去推石磨,或许憔悴的身体经不起旋转,曾经温馨的场景时常会重复出现。

我惆怅着,枣树上的鸟儿婉转地叫起来。这里是我守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亲人做伴,有岁月连环。漂泊累了回来看一看石磨,对往事的回忆,有时如一杯醇香而绵柔的美酒,有时又如一把沉甸甸的泥土,厚重而深情。对石磨的牵挂,便是如此。